

戏里戏外：《恩斯特与法尔克——写给共济会员的话》之戏剧性调查

耿雪

西安邮电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99

DOI:10.61369/HASS.2026010019

摘 要 : 在 G. E. 莱辛创作的众多作品中,《恩斯特与法尔克——写给共济会员的话》亦是一部具有很强戏剧性的作品,本文拟以古典作家的戏剧理论和戏剧作品为参照,仔细分析了该作品中几个重要的戏剧因素,指明其对前代剧论家和剧作家的因循和不同,并讨论了莱辛对戏剧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有意利用。

关 键 词 : 教育; 对话; 摹仿; “结”与“解”

On and Off the Stage: A Dramatic Investigation into “Ernst and Falk—Dialogues for Freemasons”

Geng Xue

Xi 'an University of Posts & Telecommunications, Xi 'an, Shaanxi 710199

Abstract : Among the many works of G. E. Lessing, “Ernst and Falk – Dialogues for Freemasons” is a piece with strong dramatic qualities.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several important dramatic elements in this work, using the dramatic theories and works of classical writers as a reference. It highlights Lessing's adherence to and divergence from earlier dramatic theorists and playwrights, and discusses his intentional use of drama as an educational tool.

Keywords : education; dialogue; imitation; “tying” and “untying”

戏剧创作是 G.E. 莱辛表达意见和阐释观念的重要媒介,莱辛的写作生涯自剧本始,也以剧本终。莱辛认为戏剧作品,尤其是悲剧作品,原是古代自荷马以降的史诗,因为其中某些部分能经久地感人,所以被首先拣选出来,进行分段并被写成对话的形式而四处吟唱,于是便有了戏剧一悲剧。

如对莱辛选择“戏剧媒介”作为其写作主要形式的原因做出分析,最直接的原因当是莱辛的写作从来就是要自觉承担起教育的功用,因为在他看来,“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不管他选择哪种形式,只要不单单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机智、学识而写作,他总是着眼于他的时代,着眼于他国家的最光辉、最优秀的人”^[1]。莱辛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着偏见之庸众的时代,作为一位“教育者”^[2],他要求写作不单是要写给优秀的人来看,更多是要写给普通人看,“它(戏剧所产生的同情)既教化有头脑的人,也教化傻瓜”^[3],甚者,“俗众的能力是如此低下,其品德是如此平庸”,因此要对他们进行启蒙,要扫除他们的“当代偏见”(contemporary prejudice)^[4],从而为社会培育出一样优秀的“充满同情心的人”(der mitleidigste Mensch)。那么,达到此一教育的目的,最合适的方式则是戏剧。

在《汉堡剧评》第七篇一开头,莱辛便说:“开场白表现了戏剧的最高尊严,它把戏剧视为法律的补充。”^[5]戏剧的教育功能甚至可以与法律的规范功能相媲美!正因为如此,莱辛完全服膺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理论,因为亚氏认为“悲剧激起我们的同情心,目的就是使我们能够变得更加善良、更有美德”,而“喜剧帮助我们获得一种善于发现各种笑料的能力。凡是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就会在他的行动中尽力避免做出各种各样可笑的事情,因此他也就成为最有情操的人。”无论悲剧还是喜剧,它们均能起到使人向善的作用,使人成为有道德、有情操的人的功能!难怪韦勒克也总结说:“莱辛的悲剧概念是十分重视伦理的概念……悲剧被归结为进行人道主义教育的一堂直观教学课。”^[6]

另一个选择戏剧作为表达媒介的原因,就是作为思想家和神学家的莱辛,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了当时德国严密出版审查制度所带来的压力,再加上时代庸众的偏见等等因素,莱辛便有意采取戏剧的形式来表达对理想社会和“永恒福音时代”的构想。莱辛的这种选择其实是基于柏拉图婉曲表达意见的传统。柏氏之师苏格拉底曾因“渎神”和“蛊惑青年”的罪名被雅典人判了死刑,柏氏遂采取了一种婉转的修辞进行写作,来曲折传达自己的意见。对于“不愿意掺合政治阴谋”(not to handle the political intrigue)^[7]的莱辛来说,柏氏的这种做法对他当然是一种有益和有效的借鉴。

一、对话作为戏剧形式

在《城邦与人》里，施特劳斯将柏拉图的对话视为戏剧，他说：“柏拉图的对话录是戏剧，是散文体的戏剧。他们必须如戏剧那样来被阅读。”^[9]其实，已久负戏剧家盛名的莱辛，又何尝不是有意采用戏剧的形式来写作《恩斯特与法尔克——写给共济会员的话》呢。莱辛没有采用直明观点的论文（treatise）形式来表达对共济会员的看法，而是采用了这种戏剧体的对话（dialogue）形式，其中原因大致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是莱辛有意为之，而且此后不久，他同样是为了表达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而创作了他的最后一部戏剧——一部戏剧性诗歌（a dramatic poem）《智者纳坦》。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10]这是亚里士多德对于悲剧的定义，因为这一定义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致“摹仿”一词已经成为了文学批评史中最重要的批评术语之一。摹仿的方式是“表达”而不是“叙述”，因为“悲剧是行动的摹仿，而行动是由某些人物来表达的”。其实在亚氏之前，其师柏拉图已对“摹仿”和“叙述”进行过讨论和区分。在《理想国》第三卷里，苏格拉底在同阿得曼托斯的对话中已开始探讨何为摹仿，何为叙述。

当时，苏格拉底问阿得曼托斯，“他们（讲故事的人或诗人）说故事，是用简单的叙述，还是用摹仿，还是两者兼用？”^[11]当阿得曼托斯表示对此不甚明白，于是苏格拉底便开始做起了他的“可笑而又蹩脚的教师”，通过引用《伊利亚特》卷一里的几行诗，向他解释什么是叙述、什么是摹仿：“所有的道白以及道白与道白之间的叙述，都是叙述”，“但是当他讲道白的时候，完全象另外一个人……使他自己的声音笑貌象另外一个人，就是模仿他所扮演的那一个人了。”那么讲故事当中，二者的界限在哪里呢？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接着说，“但是如果诗人处处出现，从不隐藏自己，那么模仿便被抛弃，他的诗篇就成为纯粹粹的叙述。”由此可见，叙述和模仿的界限全在于讲故事的人或者诗人对于文本的参与。如果诗人参与文本过多，取代了剧中人物的角色，那么便是叙述的文体；相反，如果诗人对于文本的参与愈少，一切音容笑貌都是剧中人物的，那么这就是诗人对于人物的模仿了，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就是“把对话之间诗人所写的部分一概除去，仅仅把对话留下。”这种文体“就是悲剧所采用的文体”，至此，阿得曼托斯终于明白了二者的区限，并明确了悲剧所应用的文体——对话。

在柏拉图对话录里，我们聆听到苏格拉底在教育受教育者；在《恩斯特与法尔克》中，法尔克也同样担任起了教育的角色。柏拉图模仿了其师苏格拉底的谈话，莱辛也依着他的异代师模仿了法尔克的声音。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对城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因此抽身祸端，莱辛的法尔克同样以含而不露的态度传达了其作者对待共济会的态度和看法。如此，戏剧的对话不单是戏剧的表达形式，也是一种对无知者的施教方式，或者说，它就是一种写作的技艺。“说什么”虽然很重要，但是“怎么说”对于

古希腊的柏拉图和十八世纪德国的莱辛也同样重要！

二、人物与性格

“悲剧是行动的摹仿，主要是为了摹仿行动，才去摹仿在行动中的人。”恩斯特与法尔克是《恩斯特与法尔克——写给共济会员的话》中仅出现的两个人物，恩斯特被描述为一位急切的求教者和主动受教育者，法尔克被描述为一位洞悉共济会隐秘的智者和施教者。在该剧中，法尔克一直在引导和开启恩斯特去理解共济会的本质并力图领着他走向一条获取光明的道路。从词源上看，恩斯特和法尔克的德文名都是富有寓意的。施特恩·伯格推断“恩斯特是位探索者，法尔克是位知情者”，米切尔森和孔迪亚德认为，“恩斯特”意指“严肃的探索者，不懈的真理探索者”，也是一个年轻人的名字，“法尔克”则可能指（敏锐的）“观察者”和“知情者”，也可能指年长者。

从戏剧史的角度来看，早期的欧洲戏剧如道德剧，也称寓言剧，通常是将抽象的道德概念拟人化为剧中的具体人物，从而该人物便具有了与该概念相应的道德属性，如《所有人》（Everyman）这部中世纪最有名的道德剧和《世界与小孩》（The World and the Child）这部流行于英国十六世纪早期的作品。道德剧影响了后来的莎士比亚和本·琼生等人的创作，甚至十七世纪的英国作家约翰·班扬在创作他的伟大作品《天路历程》时依然是采取了寓言式的写法，其作品中的人名、地名都一一被赋予相应的宗教属性。

作为神学家和剧作家的莱辛当然熟悉这一寓意命名传统，他对恩斯特和法尔克这两个人物颇有深意的命名便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这二人的名字使得阅读者在阅读之先，就已然能够了解二者的性格特点和角色承担，因为作为深怀教育理想的戏剧家莱辛，他是非常重视人物性格的，他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性格远比事件更为神圣。”这是因为“它们（事件）是性格的一种延续，……而且丰富的教育意义并非寓于单纯的事件，而是寓于认识。”

在《恩斯特与法尔克——写给共济会员的话》一剧中，当第一次谈话甫一开始，二人虽是“朋友”见面，恩斯特可没有向法尔克表示通常意义上朋友间的礼貌寒暄，就径直向法尔克发问：“朋友，在想什么？”这短短的一语，已将恩斯特的急切心理勾勒出来，这非常符合恩斯特的这个人名所暗寓的急迫性格。综观第一次谈话，恩斯特的谈话十之八、九都由问句构成，可见他在剧中一直承担的角色就是个急切的发问者和探求者。但是对于恩斯特一开始“（你）在想什么”的发问，法尔克的回答却很平静：“什么都没有想。”这可以看出法尔克的平静和自然同恩斯特的急切和强求所构成的鲜明对比！

三、“结”与“解”

在前文中，我们注意到《恩斯特与法尔克》与柏拉图对话录的相似与不同，并重点讨论了二者间的不同，说明这种不同是由于法尔克与苏格拉底之间表达风格的差异而导致的，但是二者的这种差异却不能抹去我们阅读它们时所产生的相似感受，这是什

么原因呢？如果我们还是回到讨论戏剧（主要是悲剧）的经典之作《诗学》——它是我们后来戏剧理论展开的起点（虽不能说是终点的话），我们可以使用第十八章中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两个概念来进行解释：这是因为二者间有着相似的“结”与“解”。

第十八章一开始，亚氏就解释二者说：“剧外事件，往往搭配一些剧内事件，构成‘结’，其余的事件构成‘解’”，可是这个解释有点模糊，因为我们不知道剧外事件和剧内事件分别指的是什么，二者的界限又在哪里。好在接下来，亚里士多德又对二者作了进一步的定义：“所谓‘结’，指故事的开头至情势转入顺境<或逆境>之前的最后一景之间的部分；所谓‘解’，指转变的开头至剧尾之间的部分。”这个定义至少告诉了我们“结”与“解”指的是戏剧各部之间的组合和安排，同“情节”有关。

这一对概念，莱辛也很熟悉，他在《汉堡剧评》中有三处提到了它们，这三处分别是在第三十篇、第三十一篇和第五十篇。从这三处使用中，我们更加清楚二者是用来指戏剧里事件的安排、情节的发展和最后矛盾的解决、事件的结束。如在第五十篇中，莱辛

认为伏尔泰的《墨洛珀》完全摹仿了马菲的《墨洛珀》情节设置，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处理了这个故事，所以他说：“一言以蔽之，伏尔泰从马菲那里借用了全部‘结’。”如要进一步理解莱辛此处对伏尔泰的断语，还可以回看第三十七篇，此篇中莱辛对伏尔泰在情节布置上如何摹仿了那位意大利的戏剧家有着更详尽的说明；在第三十篇里，莱辛再次提到“结”，他引用了一句“大家都赞成的话：天才爱简，机智爱‘结’”^[11]，而在第三十一篇里，莱辛称欧里庇得斯虚构了《海伦娜》的“结”和“解”。

柏拉图对话录是戏剧，戏剧就一定有着自己的情节设计和布局安排，这是“结”，还有事件转入顺境或者逆境后而迈向的最后结局，即“解”；我们说莱辛的《恩斯特与法尔克》也是戏剧，那么它自然也有自己的“结”和“解”。虽然我们前面分析说苏格拉底与法尔克有着“知性真诚”与“双重教诲”之别，但是两部剧作却在表层上有着巨大的相似性，以至于人们很容易误认法尔克就是苏格拉底——如果不做仔细鉴别的话。

参考文献

- [1] 莱辛，《汉堡剧评》，张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页9。
- [2] E. M. Batley, Lessing's Dramatic Technique as a Catalyst of the Enlightenment, P20. A shortened version of the article was read to the XIVth Congress of the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Langues et Litteratures Modernes (August 28 to September 1, 1978).
- [3] 莱辛，《关于悲剧的通信》，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页38。
- [4] E.M. Batley, Lessing's Dramatic Technique as a Catalyst of the Enlightenment, P20.
- [5] 莱辛，《汉堡剧评》，张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页39。
- [6]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页240。
- [7] E.M. Batley, Lessing's Dramatic Technique as a Catalyst of the Enlightenment, P17.
- [8]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59.
- [9] 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页59。
- [10]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页94。
- [11] 莱辛，《论人类的教育——莱辛政治哲学文选》，朱雁冰译，刘小枫选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页159。